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王成文公全書

(四)

王守仁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全公成文王

(四)

著仁守王

書叢本基學國

王文成公全書

卷六

文錄三書

書三（始嘉靖丙戌至戊子）

寄鄒謙之（丙戌）

比遭家多難。工夫極費力。因見得良知兩字。比舊愈加親切。真所謂大本達道。舍此更無學問可講矣。隨處體認天理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卽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尙隔一座。若復失之毫釐。使有千里之謬矣。四方同志之至此者。但以此意提掇之。無不卽有省發。只是著實能透徹者。甚亦不易得也。世間無志之人。旣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卽且安頓其中者多矣。謙之之學。旣以得其大原。近想涉歷彌久。則功夫當益精明矣。無因接席一論。以資切劘。傾企如何。范祠之建。實亦有裨風教。僕於大字。本非所長。况已久不作。所須祠扁。必大筆自揮之乃佳也。使還。值歲冗。不欲盡言。

二（丙戌）

承示諭俗禮要大抵一宗文公家禮而簡約之。切近人情。甚善甚善。非吾謙之誠有意於化民成俗。未肯汲汲爲此也。古禮之存於世者。老師宿儒。常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爲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爲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祔祭之類。固區區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爲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黃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爲此。非以議禮爲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爲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爲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諭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却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歟。幸更裁之。令先公墓表。決不負約。但向在紛冗憂病中。近復咳患盛作。更求假以日月耳。施濮兩生知解甚利。但已經爐鞴。則煨煉爲易。自此益淬礪之。吾見其成之速也。書院新成。欲爲諸生擇師。此誠盛德之事。但劉伯光以家事捉歸。魏師伊乃兄適有官務。倉卒往視。何廷仁近亦歸省。惟黃正之尙留。彼意以登壇說法。非吾謙之身自任之不

可須事定後。卻與二三同志造訪。因而連留旬月。相與砥礪開發。效匡翼之勞。亦所不辭也。祠堂位次。祔祭之義。往年曾與徐曰仁備論。曰仁嘗記其略。今使錄一通奉覽。以備採擇。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陽明子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曰。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安。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列。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己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祖宗之行。宜何如。祔陽明子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爲僭。況在其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問者。古所爲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侄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爲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也。以問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爲之嗣。勢人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三（丙戌）

教札時及足慰離索。兼示論語講章。明白痛快。足以發朱註之所未及。諸生聽之。當有油然而興者矣。後世人心隱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撥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則所謂悅樂不愠者。皆不待言而喻。書院記文。整嚴精確。迥爾不羣。皆是直寫胸中實見。一洗近儒影響雕飾之習。不徒作矣。其近來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却不能盡。世儒尙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請某講學者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答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不審邇來謙之於此兩字。見得比舊又如何矣。無因一面扣之以快傾渴。正之去。當能略盡鄙懷。不能一一。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略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爲子。則非孝。以之爲臣。則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尙未知所抵極。今欲救之。惟有返朴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工。務在鞭辟近裏。刪削繁文。始得。然鞭辟近裏。刪削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講明致良知之學。每以言於同志。不識謙之亦以爲何如也。講學之後。望時及之。

四（丙戌）

正之歸。備談政教之善。勤勤懇懇。開誘來學。毅然以斯道爲己任。其爲喜幸。如何可言。前書虛文相誑之說。獨以慨夫後儒之沒溺詞章。雕鏤文字。以希世盜名。雖賢知有所不免。而其流毒之深。非得根器力量。

如吾謙之者莫能挽而回之也。而謙之願猶歉然欲以猛省寡過。此正吾謙之之所以爲不可及也。欣嘆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向慕於是學者。皆可以爲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爲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釋氏之所以爲釋。老氏之所以爲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寧有二乎。今古學術之誠僞邪正。何啻砒砒美玉。然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辯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間。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倣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爲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己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爲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若某之不肖。蓋亦嘗隱陷於其間者幾年。俛俛然既自以爲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爲者。固包藏禍機。作僞於外。而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尙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尙且其難若此。又况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抵極乎。以謙之精神力量。又以有覺於良知。自當如江河之注海。沛然無復能有爲之障礙者矣。默成溪造之餘。必有日新之得。可以警發昏憤者。便間。不惜款款示及之。

五（丙戌）

張陳二生來。適歸餘姚祭掃。遂不及相見。重負深情也。隨事體認天理。卽戒愼恐懼功夫。以爲尙隔一塵。

爲世之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於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則此語亦自無害。不然卽猶未免於毫釐千里也。來喻以爲恐主於事者蓋已深燭其弊矣。寄示甘泉尊經閣記甚善甚善。其間大意亦與區區稽山書院之作相同。稽山之作向嘗以寄甘泉。自謂於此學頗有分毫發明。今甘泉乃謂今之謂聰明知覺不必外求諸經者不必呼而能覺之類則似急於立言而未暇細察鄙人之意矣。後世學術之不明非爲後人聰明識見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勝心爲患不能取善相下明知其說之已是矣。而又務爲一說以高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明使後學無所適從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自相求勝之罪也。今良知之說已將學問頭腦說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勝心務在共明此學隨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誘之自當各有所至。若只要自立門戶外假衛道之名而內行求勝之實不顧正學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悍黨同伐異覆短爭長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謀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甘泉之意未必由此因事感觸輒漫及之蓋今時講學者大抵多犯此症在鄙人亦或有所未免然不敢不痛自克治也。如何如何。

答友人（丙戌）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往年駕在留都左右交讒某於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羣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某於執事爲世交執事之

心某素能信之而顧以相訊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於洪範之外意料所不及若校人之於子產者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嚴於自治宜如此也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履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來過見其履在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與之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曰吾不能知子而繆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爲友如初今執事之見疑於人其有其無某皆不得而知縱或有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見有踵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無入而非學亦無入而不自得也矣

答友人問（丙戌）

問自來儒者皆以學問思辯處知而以篤行屬行分明是兩截事今先生獨謂知行合一不能無疑曰此事吾已言之屢屢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辯的工夫則學問思辯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辯是思辯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辯矣若謂學問思辯之然後去行却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辯得行時又如何去得箇學問思辯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箇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箇行元來只是一箇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箇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吾契但著實就身心上體履當下便自知得今却只從言語文

義上窺測。所以牽制支離。轉說轉糊塗。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耳。

象山論學與晦庵大有同異。先生嘗稱象山於學問頭腦處見得直截分明。今觀象山之論。却有謂學有講明有踐履。及以致知格物爲履明之事。乃與晦庵之說無異。而與先生知行合一之說反有不同何也。

曰。君子之學。豈有心於同異。惟其是而已。吾於象山之學有同者。非是苟同。其異者。自不掩其爲異也。吾於晦庵之論有異者。非是求異。其同者。自不害其爲同也。假使伯夷。柳下惠。與孔孟同處一堂之上。就其所見之偏。全其議論。斷亦不能皆合。然要之。不害其同爲聖賢也。若後世論學之士。則全是黨同伐異。私心浮氣所使。將聖賢事業作一場兒戲看了也。

又問。知行合一之說。是先生論學最要緊處。今既與象山之說異矣。敢問其所以同。

曰。知行原是兩箇字。說一箇工夫。這一箇工夫。須著此兩箇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箇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箇說。畢竟將來做那一箇工夫。則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箇字。則雖把知行合作一箇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况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

又問。致良知之說。真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象山已於頭腦上見得分明。如何於此尙有不同。

曰。致知格物。自來儒者皆相沿如此說。故象山亦遂相沿得來。不復致疑耳。然此畢竟亦是象山見得朱精一處。不可掩也。

又曰。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若知時。其心不能真切篤實。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不是知之時。只要明覺精察。更不要真切篤實也。行之時。其心不能明覺精察。則其行便不能真切篤實。不是行之時。只要真切篤實。更不要明覺精察也。知天地之化育。心體原是如此。乾知大始。心體亦原是如此。

答南元善（丙戌）

別去忽踰三月。居嘗思念。輒與諸生私相慨嘆。計歸程之所及。此時當到家久矣。太夫人康強。貴容無恙。渭南風景。當與柴桑無異。而元善之識見興趣。則又有出於元亮之上者矣。近得中途寄來書。讀之恍然如接顏色。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疊疊千數百言。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浣慰何如。諸生遞觀傳誦。相與嘆仰。歆服。因而興起者多矣。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感激於憤排。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齟。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容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齋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何有於聰目。

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有於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有於審知。然則又有於寬裕溫柔乎。又有於發強剛毅乎。又有於齋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有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乎。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審知之體。而窒吾淵泉時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爲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故凡有道士。其於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而取舍愛憎也。若洗目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大虛之動固常廓然其無礙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殆庶幾於是矣乎。是豈有待於物以相勝。而去彼取此。激昂於一時之意氣者。所能強而聲音笑貌以爲之乎。元善自愛。元善自愛。關中自古多豪傑。其忠信沈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也。然自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關中之士。有所振發興起。進其文藝於道德之歸。變其氣節爲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爲無意乎。謂天爲無意乎。元貞以病不及別簡。蓋心同道同而學同。吾所以告之亦不能有他說也。亮之亮之。

二（丙戌）

五月初得蘇州書。後月適遇王驛丞去。草草曾附短啓。其時私計行旆到家必已久矣。是月三日。余門子回復領手教。始知六月尙留汴城。世途之險澀難料。每每若此也。賤軀入夏咳作。兼以毒暑大旱。舟楫無所往。日與二三子講息池傍小閣中。每及賢昆玉。則喟然興嘆而已。郡中今歲之旱。比往年尤甚。河渠曾蒙開浚者。百姓皆得資灌溉之利。相與嘖嘖追頌功德。然已控籲無及矣。彼奸妬儉人。號稱士類者。乃獨

讒疾排搆。無所不至。曾細民之不若。亦獨何哉。亦獨何哉。色養之暇。埴篿協奏。切磋講習。當日益深造矣。里中英俊。相從論學者。幾人。學絕道喪。且幾百年。居今之時。而苟知趨向。於是正所謂空谷之足音。皆今之豪傑矣。便中示知之。竊嘗喜晦翁涵育薰陶之說。以爲今時朋友相與。必有此意。而後彼此交益。近來一二同志。與人講學。乃有規礪太刻。遂相憤戾而去者。大抵皆不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楚國寶又爾憂去。子京諸友。亦不能亟相會。一齊衆楚。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雖然。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非賢昆玉。疇足以語於斯乎。其餘世情。真若浮虛之變態。亮非元善之所屑聞者也。遂不一一及。

答季明德（丙戌）

書惠遠及以咳恙未平。憂念備至。感媿良深。食姜太多。非東南所宜。誠然。此亦不過暫時劫劑耳。近有一友。爲易貝母丸。服之頗亦有效。乃終不若來喻用養生之法。拔去病根者。爲得本源之論。然此又不但治病爲然。學問之功。亦當如是矣。承示立志益堅。謂聖人必可以學而至。兢兢焉常磨鍊於事。爲朋友之間。而厭煩之心。比前差少。喜幸殊極。又謂聖人之學。不能無積累之漸。意亦切實。中間以堯舜文王孔老諸說。發明志學一章之意。足知近來進修不懈。居有司之煩。而能精思力究。若此。非朋輩所及。然此在吾明德。自以此意奮起其精神。砥切其志意。則可矣。必欲如此節節分疏引證。以爲聖人進道一定之階級。又連掇數聖人紙上之陳迹。而入之。以此一款條例之中。如以堯之試鯀爲未能不惑。子夏之啓予爲未能耳順之類。則是尙有比擬牽滯之累。以此論聖人之亦必由學而至。則雖有所發明。然其階級懸難。反覺

高遠深奧而未見其爲人皆可學。乃不如末後一節。謂至其極而矩之不踰。亦不過自此志之不已所積。而不踰之上。亦必有學可進。聖人豈絕然與人異哉。又云。善者。聖之體也。害此善者。人欲而已。人欲。吾之所本無。去其本無之人欲。則善在我而聖體全。聖無有餘。我無不足。此以知聖人之必可學也。然非有求爲聖人之志。則亦不能以有成。只如此論。自是親切簡易。以此開喻來學。足以興起之矣。若如前說。未免使柔怯者畏縮而不敢當。高明者希高而外逐。不能無弊也。聖賢垂訓。固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凡看經書。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於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爲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爲所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蓋有反爲良知之障礙。而不自知覺者矣。其云善者。聖之體。意固已好。善卽良知。言良知。則使人尤爲易曉。故區區近有。心之良知。是謂聖之說。其間又云。人之爲學。求盡乎天而已。此明德之意。本欲合天人而爲一。而未免反離而二之也。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卽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而又親切簡易。故不若言人之爲學。求盡乎心而已。知行之答。大段切實明白。詞氣亦平和。有足啓發人者。惟賢一書。識見甚進。間有語疵。則前所謂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者之爲病。今旣照破。久當自融釋矣。以效訓學之說。凡字義之難通者。則以一字之相類而易曉者釋之。若今學字之義。本自明白。不必訓釋。今遂以效訓學。以學訓效。皆無不可。不必有所拘執。但效字終不若學字之混成耳。率性而行。則性謂之道。脩道而學。則道謂之教。謂脩道之爲教可也。謂脩道之爲學亦可也。自其道之示人無隱者而言。則道謂之教。自其功夫之脩習無遠者而言。則道謂之學。教也。學也。皆道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知此。則又何訓釋之有。所須學記。因病未能着。

筆俟後便爲之

與王公弼（丙戌）

來書比舊所見益進可喜可喜。中間謂棄置富貴與輕於方父兄之命只是一事。當棄富貴卽棄富貴只是致良知。當從父兄之命卽從父兄之命亦只是致良知。其間權量輕重稍有私意於良知便自不安。凡認賊作子者緣不知在良知上用功是以有此。若只在良知上體認所謂雖不中不遠矣。

二（丁亥）

老年得子實出望外。承相知愛念勤倦若此又重之以厚儀感媿何可當也。兩廣之役積衰久病之餘何能堪此已具本辭免但未知遂能得允否耳。來書提醒良知之說甚善甚善。所云困勉之功亦只是提醒工夫未能純熟須加人一己百之力然後能無間斷非是提醒之外別有一段困勉之事也。

與歐陽崇一（丙戌）

正之諸友下第歸備談在京相與之詳近雖仕途紛擾中而功力略無退轉甚難甚難得來書自咎真切論學數條卓有定見非獨無退轉且大有所進矣。文蔚所疑良不爲過。孟子謂有諸己之謂信今吾未能有諸己是未能自信也。宜乎文蔚之未能信我矣。乃勞崇一逐一爲我解嘲然又不敢盡謂崇一解嘲之言爲口給但在區區則亦未能一一盡如崇一之所解者爲不能無愧耳固不敢不勉力也。

寄陸原靜（丙戌）

原靜雖在憂苦中其學問功夫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不言可知矣。奚必論說講究而後可以爲學乎。南元

善曾將原靜後來論學數條刊入後錄中。初心甚不欲渠如此。近日朋輩見之。却因此多有省悟。始知古人相與辯論窮詰。亦不獨要自己明白。直欲共明此學於天下耳。蓋此數條同志中肯用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原靜則亦莫肯如此披豁吐露。就欲如此披豁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故此原靜一問。其有益於同志良不淺淺也。自後但有可相啓發者。不惜時寄及之。幸甚幸甚。近得施聘之書。意向卓然。出於流輩。往年嘗竊異其人。今果與俗不同也。閒中曾相往復否。大事今冬能舉得。便可無他絆繫。如聘之者。不妨時時一會。窮居獨處。無朋友相砥切。是最大一患也。貴鄉有章友名商臣者。聞其用工篤實。尤爲難得。亦曾一相講否。

答甘泉（丙戌）

吾問雖疎。道德之聲。無日不聞於耳。所以啓噴消鄙者多矣。向承狂生之論。初聞極駭。彼雖愚悖之甚。不應遽至於爾。旣而細詢其故。良亦有因。近復來此。始得其實。蓋此生素有老佛之溺。爲朋輩所攻激。遂高自矜大。以誇愚泄憤。蓋亦不過恠誕妖妄。如近世方士呼雷斬蛟之說之類。而聞者不察。又從而增飾之耳。近已與之痛絕。而此生深自悔責。若無所措其躬。賴其資性頗可。或自此遂能改創。未可知也。學絕道喪之餘。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忠信明敏之資。絕不可得。如生者。良亦千百中之一二。而又復不免於陷溺。若此。可如何哉。可如何哉。曩生來訪。自言素沐教極深。其資性甚純謹。惜無可以進之者。今復遠求陶鑄。自此常見其有成也。

答魏師說（丁亥）

師伊至備聞日新之功兼得來書志意懇切喜慰無盡所云任情任意認作良知及作意爲之不依本來良知而自謂良知者既已察識其病矣意與良知當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卽無有不是矣所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若能誠切專一自無此也凡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亦皆致知之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卽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却體面事勢之外亦別無良知矣豈得又爲體面所局事勢所格卽已動於私意非復良知之本然矣今時同志中雖皆知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酬應便又將人情物理與良知看作兩事此誠不可以不察也

與馬子莘（丁亥）

連得所寄書誠慰傾渴締觀來書其字畫文彩皆有加於疇昔根本盛而枝葉茂理固宜然然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矣邇來子莘之志得無微有所溺乎是亦不可以不省也良知之說往時亦嘗備講不審邇來能益瑩徹否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卽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耳非若世之想像講說者之爲也近時同志莫不知以良知爲說然亦未見有能實體認之者是以尙未免於疑惑蓋有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理而必假於窮索以增益之者又以爲徒致良知未必能合於天理須以良知講求其所謂天理者而執之以爲一定之則然後可以率由而無弊是其爲說非實加體認之功而真有以見夫良知者則亦莫能辯其言之似是而非也莆中故多賢國英及志道二三同志之外相與切磋砥礪者亦復幾人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外良知以